

中国艺术品商请慎“跨界”

◆ 林明杰

林距离

近年来,颇有些古董商、画商不甘于商贾身份,纷纷以收藏家、评论家、学者自居,乃至成为媒体上对中国艺术指点江山的“意见领袖”。日前,来自伦敦的古董商朱塞佩·埃斯卡纳齐在上海给他们上了一课。

朱塞佩·埃斯卡纳齐是世界知名的中国古董商,国人知道他大多缘于2005年他在伦敦佳士得以相当于2.3亿人民币的天价买下了鬼谷子下山青花大罐。他不仅因此在中国收藏界出了名,还引得神州大地许许多多的“鬼谷子”纷纷下山。

这位76岁的世界级古董大咖日前从伦敦飞到上海,他50年经纪人生涯的传记《一双经纪人的手:埃斯卡纳齐眼里的中国艺术世界》中文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在首发式上,他在上海中心观复博物馆与中国的古董“达人”马未都有一次对话。当被问到他何时介入收藏时,他坦然地说:“我只是做古董买卖,自己并不收藏,因为那样会对我的客户

不公平——我会把好东西留在自己手上。”他的这段话值得中国艺术品市场从业者深思。

吴冠中说,中国没有收藏家。但中国的古董、艺术品商都非常乐意以收藏家的身份面世。收藏家的身份不仅给了他们脸面,还让他们更具有蛊惑力。

有的古董商、画商甚至不甘心当收藏家,还想当学者、评论家。他们这种好学向上的精神可嘉,但是这样的“跨界”将给中国艺术品市场乃至学术领域带来混乱甚至祸害。

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30年来,古董商、画商功不可没,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在收藏圈内的口碑却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缺乏经商的操守,从而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声誉。有的古董商、画商利用客户的信任倾销赝品,也有的人将自己的藏品放到拍卖会,自己找人哄抬价格,天价卖给委托他购物的客户。多少年过去后,信任他的客人成了穷人,他反而成了大收藏家。在还没有建立起应有的社会信誉度时,我国的艺术品商人们又主动跨界当上了“裁判员”。

我们都知道,在赛场上不能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在司法运作中也特别注重利益相关人的回避制度。那么,艺术品市场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作为一个公民对艺术品、艺术家说长论短,作为学者、评论家对古董、艺术品发表自己的观点,都是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但作为古董商、画商是否可以在公共平台上对非他经营的艺术家、艺术品以评论家、学者的身份发表批评呢?这就好比商家不可在广告中贬低其他商家的商品是一个道理,因为你有利益在其中,你的观点不能避嫌是否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目的。

我国艺术品市场和艺术界还要警惕和防范商业利益对学术的左右。如今进入艺术品市场的资金越来越大,金融化的呼声越来越有力,炒作机构将炒作的艺术家和艺术品打进公共博物馆,谋求学府、研究机构和大众媒体支持认可。我并不认为艺术要绝缘商业。应该说近现代世界艺术的发展,商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成熟的商业社会一定会全盘考虑利弊关系,会设置合理制度防范个别的商业利益对公众舆论的左右和对学术研究、学术观点、公

共收藏的左右。

我也很理解我国艺术品市场的这种身份模糊的乱象,因为这个市场是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的,没有现成的人才,没有现成的培养机制,也没有游戏规则。水至清则无鱼,如果开始就这么严格要求,根本就玩不起来。但是时至今日,是时候了。否则再乱下去,也玩不起来了。

英文版的《一双经纪人的手:埃斯卡纳齐眼里的中国艺术世界》在开篇第一行用中文写道:“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軹,其何以行之哉。孔子《论语·为政第二》”。

成熟的社会,成熟的市场,一定懂得如何建立起“信”的机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艺术家要像艺术家,艺术品商也要像艺术品商。

做一个有信并对艺术发展有推动的艺术品商,可以和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样赢得尊重。所以不要那么没自信,乱跨界,把自己搞成“四不像”似的。

艺壶春

文人画不等于堕落

◆ 大壶

在某收藏家处看了一千多张朱新建的画,有风格化的美人图,也有媒体上看不到的金瓶梅及其他春宫画。席间,收藏家说朱新建是五百年来第一人,我向来对此说法表示不以为然,较较真,五百年来有多少第一人?每年都有人如此夸人或自夸,五百年来恐怕有五百人了,五百年出五百人其实位置还是不够的。我说你收藏这么多他的画,说他好是正常不过的,况且在一定范围内,比如在30年来新文人画领域里,他确实是画的不错的。

对于我的判断,收藏家估计是第一次受到打击,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六点多便打电话叫我去看珍藏版,不太公开给一般看客看的那种,果然比昨天的精彩,以花鸟人物画为主。听到我赞不绝口,藏家说怎么样,五百年来第一人说非虚吧,我说,画的是好,但我告诉你,老朱在画花鸟的时候齐白石的画集肯定是放在画案上的,画人物的时候放的是关良,他好在能用自己的笔墨去临。藏家说近现代老朱确实最佩服齐白石、关良,我问黄宾虹呢?他说也佩服的,我说,近现代不过百年三人就比他厉害了,五百年里,徐渭、董其昌、四僧等还有几十人吃干饭的?

我其实是比较反对近几十年来中国画坛的低俗堕落的趣味倾向的,这方面朱新建是代表人物,在低俗恶趣味画风当中,他是画得最好的。还有一位专门画食色的北方画家,把自己丑得像只猪摆画面里,笔墨远不如朱新建精道,居然也能赢得艺术市场的一片喝彩。

中国文人画不等于小趣味、小情调、小清新、插图化和堕落情怀。上月在武英殿看南宋李唐的《采薇图》原作,那种昂然正气的精神力量虽经千年却扑面而来,其笔墨高度也是非小情调画家所能比及的。中唐以来的文人画系统绵延千年不绝,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领风骚,代表中国绘画的最高成就,是其他画种难以比拟的,文人画以正气清雅、隽永深邃的画面为主流价值观念需要创作它的艺术家具备深厚的知识学养。在我们这个新概念艺术翻着无穷花样的时代,正宗文人画不会被淹没,反而更有底气凸显它千年未变的笔墨和精神的魅力。

从大都会博物馆的两场展览说起……

◆ 方翔



■ “中国:镜花水月”展览的展厅一角



■ “梵高:鸢尾花与玫瑰”展览中的一幅作品

艺语中的

作为全球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今年举行的“中国:镜花水月”展览,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观念,中国艺术展区的十三个展厅全部用上,将传统中国元素之美与西方人的中国想象交融呈现,像在佛展厅里,布置了一个模特,穿一身金色金属盔甲感的礼服,创意来自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在一点都不改变博物馆原来展品的布置之上,加上了旧的、新的、中式的、欧式的服装元素。

如果你觉得纽约大都会已经开始走上时尚路线了,那你就错了。在近日举行的“梵高:鸢尾花与玫瑰”上,梵高在普罗旺斯所创作的花卉系列4幅油画,在此次展览中实现自创作以来125年间的首次重聚。同时,此次展览为专家研究梵高对当时工业染料的使用,以及画作为何会褪色,提供了机会。

如何让一个展览既叫好、又叫座,已经成为困扰众多博物馆、美术馆的普遍难题。不少的公立机构拥有丰富的收藏,或者有能力借来不错的展览,但往往由于策展的视野不够广阔,或者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使得展厅往往门可罗雀。一些商业机构虽然拥有资深的策展人,而且利用自媒体手段宣传攻势凌厉,但由于展览布置粗制滥造,充满浓浓的商业味

道,虽然可以吸引到大量的观众,但在业界却没有影响力。

上海不缺乏好的展览场所,也拥有众多热情的艺术爱好者,但如何能够真正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览,却一直是一个困扰着各方的问题。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镜花水月”之所以受到欢迎,很重要的一点是从想象、浪漫、怀旧的角度来说,将是数位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与实践的凝聚,打造出一座幻觉的花园,一部幻觉的史记。各类现代时尚的服装,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商代的青铜,汉代的铜镜、陶俑、漆器,魏晋的佛教造像,唐代的书法,宋代的绘画,元代的青花,明代的家具并置。这种充分想象的场面,其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是丰富的思考,让人们看到了古代中国文明对于现在时尚文化的影响力和冲击力,使得展览的意义得到了深化。

在“梵高:鸢尾花与玫瑰”中,虽然只有4件梵高画作,分别是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梵

高博物馆馆藏的《鸢尾花》、来自华盛顿国家艺廊馆藏的《玫瑰》,以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的两幅同名作品《鸢尾花》和《玫瑰》。但是其意义却是深远的,不仅展览了梵高卓越的绘画技巧,更是为专家研究梵高的用色习惯并最终解开其画作褪色之谜提供了宝贵机会。

无论是“中国:镜花水月”,还是“梵高:鸢尾花与玫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的展览,与布置的形式、展品的数量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一件展品的展厅,有可能吸引众多的观众,而简单罗列数百件珍品,也未必能成为一个经典的展览。究竟能否既叫好、又叫座,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利用好展品说好“故事”。就像好莱坞大片,我们看上去是靠金钱堆出来的,实际上却有着各式美国精神,但我们花费同样的钱却只能模仿其中的特效,而难以得到其中的精髓,关键还是没有讲好中国故事。

竞卖公告

上海宏大拍卖有限公司:一宏雅集(第三届)2015夏季艺术品竞卖专场

本次竞卖会涵盖名家紫砂、精瓷美玉、石雕印章、海外私家藏品回流等总计精品珍玩六百余件,供您鉴赏。

预展时间:2015年6月30日—7月4日
上午9:30至下午18:00

竞卖时间:2015年7月5日(周日)下午13:00
竞卖及预展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681号南川大厦8楼(近南苏州路)

咨询电话:021-53071335 15161531855朱经理